

# 小城宁陕

朱自立



白日里看到路边的一颗柿子树，想起小城的政府院里也有一棵。柿子成熟的季节，每天饭后从树下走过，总会摘下一个，后来，阳台上堆满了柿子，那里只剩下树。窗间过马，岁月不居。在柿子一青一红之间，几个年头便溜走了。留下的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文字串成的回忆，偶尔想起，不觉莞尔，这些都是生命中沉甸甸的轻。

“这个城市日渐老了，我再也讲不出你爱听的情话。”

在离开宁陕的某一天的朋友圈里我记录了这句话。三年里，走过了这座小城的每一条街道，熟悉了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面孔。在这里，我知道哪里的草地里能找到四片叶子的三叶草，清楚哪里的落紫薇能开出心形的模样；在这里，我知道哪个山头的夕阳落得最晚，甚至知道哪条水边的鱼儿游得最欢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足迹，每一处风景都有我的牵绊。

长安河从县城中央穿流而过，几座古石桥将县城又连在一起。沿河的人家枕水而居，常年陪伴他们的是岸边成行的柳树和柳树上挂满的红灯笼。午后的暖时光，一群精灵如约而至，一袭素衣从天边飞来，神似行吟诗人，在河边的水草里觅食，身影便在波面上不停摇晃。颜色浅一些的，个头小一些的是白鹭，颜色深一些的，个头大一些的是朱鹮。本地人都知道这些家伙珍稀，从不惊吓它们，长此以往，它们也就不怕人了，在离人很近的石头上晒太阳，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这些孪生姐妹们定居在这里，与当地居民相安无事，成了长安河畔常年不变的一道和谐的风景区。

沿长安河逆流而上，有个名叫寨沟的村子，镶嵌在大山深处，有种世外桃源的既视感。上山的路略显逼仄，仅容小轿车单向通过，沿路有三三两两的人家，房屋都是青瓦白墙的简单构造，门前的院坝里按季节晾晒着各种谷物，旁边有圪蹴在角落里吸旱烟的老人或者拿着土玩具戏耍的孩子。这里的山是那种娇艳欲滴的青翠，水是那种清冽可鉴的干净。

整个村里最美的风景要数那重重叠叠、错落有致的千亩梯田了。夏末稻浪滚滚时，村里的男人女人纷纷下了田，用镰刀收获一年的喜悦，夕阳里人影攒动，稻香里混着汗香，男人们说着骚情的话语，手臂上便有了使不完的力气。到了冬季，这里必然是要下雪的，雪落在有水的田里便化了，只有田埂泥土上的雪可以保存下来，站在山头眺望，便是一副天然的水墨画，梯田活像一条条船，稻茬就像一个个人，阳光一照耀，银光闪闪，美丽极了。

当地的朱鹮野化放飞基地就建在这里，照看国宝们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，研究生毕业后就来了这里，一待就是十来个年头。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正是朱鹮交配的季节，他穿着一身迷彩服，在山脚下用望远镜观察

做巢的朱鹮夫妇，皮肤晒得黝黑，看起来不善言谈的他，说起朱鹮来却滔滔不绝。他说：“因为这里栖息有国宝，当地农民种稻谷不施化肥不打农药，怕国宝们吃了谷子中毒；地里的黄蜂巢和泥鳅也没人去捉，都留给国宝们享用。”由于当地村民的保护和工作人员的付出，如今可监测的朱鹮已经达到一百多只，蓝天白云的天气，不时有它们的身影掠空而过。

这个城市依偎在秦岭脚下，是名副其实的山城，境内的上坝河、悠然山等风景区基本上都是处于原生态化的浅开发状态。悠然山的名字应该取意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景区开发时秉承“把自然还给游客”的理念，保留了大部分原始古树、丛林和湿地，将土木结构旧房子、牛圈改造成餐厅、咖啡厅，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。

上坝河最美的风景要数随处可见的格桑花海了，因为长在山里，香气便更加浓郁，微风一吹，整个水流的方向都香了。这水就是山上的泉，出山后便成了河，上坝河因为这一汪泉，就有了诗意和灵气。景区深处树木丛生，碗口粗的树上建着小木屋，小木屋有两层，一个屋子足够一家人居住，玩累了的游客，晚上可以在树屋里过夜，体验一把原始部落的生

小时候，家乡人所吃的小麦面、豌豆面、玉米针等五谷杂粮全靠石磨磨出来的，几乎家家户都有或大或小的石磨，石磨是人们生活依靠的重要工具。

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家接了一台大石磨，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，爹从生产队请来了8个精壮的汉子，他们个个系着红腰带，打扮得利利索索，抹着红印泥的木杠挑着粗绳子扛在肩上，呼呼啦啦地向汉江河边的渡口走去了。放学以后，我们的眼睛都望的发酸的时候，猛听有人喊：“来了，来了，终于来了！”村子里大大小小的都争相往路口跑去，刹时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比村子里接媳妇还热闹。那山间小路上，一帮人晃悠悠地走来了，最前面的人抬着用红布包着的磨盘，那根粗壮的木杠已被压的有些弯曲，身后两个换磨的人不停上前帮扶。“好了！好了！放”！众人的吆喝声还没散，那两个用红布包着的磨盘被人揭去了“盖头”，“呵，好石头，好胚子”，围观的人不停夸奖，一个个忍不住伸出手去抚摸那泛着幽蓝光泽、厚实圆润的磨扇，每个人的眉眼眼睛都挂满了掩饰不住的羡慕。我也充满激情，背着大人将爹量石板的尺子拿来量它的直径，足有3尺，心里还揣摸着这会不会是全村的头号大磨。那些大人已在堂屋的桌上大碗端起柿子酒，一阵老虎、杠子、五魁手的闹嚷声过后，他们开始商讨请庙山的黄麻子来磨磨，喝的满脸通红的爹应声道：“黄麻子是个行家，就请他”！

黄麻子从对门湾里一边吼着高腔一边晃悠悠地过来，背上的依旧是个掉了漆的工具箱，手一提的依旧是那杆黑得发亮的长烟袋，烟杆上挂着一溜秋的油包子。爹叫娘“赶快烧茶，炒菜，黄麻子给咱家磨磨来了”。爹用好烟好茶敬奉着，还跑到灶房里给娘说悄悄话：“招待好一些，免得磨磨时使怪”。吃饱喝足后，黄麻子开工了，他一手拿着铁凿，一手甩着铁锤，叮叮当当的敲打着那结实的磨扇，撞打的起劲时，还扯着嗓子吼着《倒采茶》《十爱姐》《郎在高山唱》等安康民歌，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围观，偶尔抬起头看看眼前的人群，再和那些小媳妇们调侃几句，臊得她们转身离开了，这时，黄麻子又不说话了，使劲地整起石磨来，一会儿，累的满头大汗，便放下工具，坐在磨台上，悠闲地吸着旱烟。经过黄麻子几天的苦干，石磨磨好了，大人们一起把阴扇仰面朝上放在磨台上，中心有一柱磨棋，自有怀抱太阳的意象，周围是一圈光芒般的磨齿，磨齿是沟梁相间的“人”字形。阳扇有两个磨眼，是流进杂粮的通道，通道在阳扇磨齿上平面处形成一个太极形状的分流走势图，磨顶的边缘上凿有3个大小不同的孔，两个大孔是拴磨系穿磨杠的，小孔是给牛拴撑棍用的。阴阳两扇合合时，黄麻子大喝一声“好了，掌柜的快驴几撮麦麸来铺磨膛”，黄麻子把磨合好后，又抓了几把粮食放在磨眼里，弯着腰，迈开步子，推着磨杠转圈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新石磨，月月转，推杂粮，磨细面，推得日子红红火火转，发财富贵万年”。爹一边听着奉承话，一边盯着磨口均匀落下的一圈麦麸面，高兴地说“不愧是老石匠，手艺真好，谢谢你的金口玉言”。爹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按规矩给黄麻子付了工钱。从此，这副全村头号大磨，骄傲地盘踞在“磨道里”，成为我家最重要的固定资产。

一到腊月，家家户户磨小麦、磨玉米、磨豆腐，还要磨谷糠炒熟的黄豆，给猪加料长膘，全村大大小小的石磨全都转动起来。天刚麻麻亮，爹就起床，到大榆树下扯一抱稻草去喂牛，娘也赶紧起来收拾簸箕，挪面架子，牛蒙眼等磨房用的工具，把淘净晒干的小麦倒在磨顶上，开始套牛推磨，随着娘一声“嗨……走”，蒙着眼睛的牛就拉着石磨不停地转圈，石磨就发出沉重的声音，像空中过飞机似的轰鸣，一会儿，从磨口落下的粮食“雪雨”在磨盘上堆成一圈雪坡，娘就用撮子搅磨盘上磨出来的面粉末装进箩，用手拉动箩在盛面的大簸箕里的木架上来来回当咣当当地拉动，漏下去的是面粉，留在箩里面的是麸子，麸子要被重复磨上三四遍，直到剩下净麸皮。在磨玉米时，为了控制玉米针的大小，娘就在磨眼里插棍棍，每次推完磨，娘的头发、眉毛、衣服被飘飞的面尘染成银霜，爹放工回家开玩笑地说：“白毛女快去洗头换衣服做晚饭”。于是，一股炊烟袅袅升起，灶堂里的薪火映红了爹的笑脸，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面条，那声音就像扯布一样响成一片……

岁月悠悠，流过那乡村的沧桑。如今，家乡的人们已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，石磨已被磨面机取缔，被人们遗弃在某个角落，默默地躺在那里，渐渐地成为乡村一种象征符号，但它依然泛着幽蓝的光泽，沉着悠久的乡村文化，凝刻着劳动人民的精神追忆，成为我们那个年代人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恋。



印象就是两个字：“窝囊”。这并不是我贬低我的父亲，因为我的母亲很强势，家里一切事情都是母亲说了算，无论是修房子、儿女成家这种大事，还是人情门户走动、家庭日常支出这类小事，一概都轮不上父亲做主。父亲终日都在地里劳作，几乎没啥人情往来。遇到家里有什么大事时，总是抱着他的水烟袋一个劲儿地抽，默不作声。

理解父亲是在我参加工作后。那

# 石磨

刘贵成

# 瀛湖

第1175期

云深处

杨熙作

# 睡莲

赵攀强

楼下的院子有个水池，弧边围裹，形如花朵。池中有水，水中有鱼，水面漂浮着睡莲。

这天心里烦闷，我就下到院子，看鱼儿争食，看睡莲展叶，看池水泛波，看树的倒影。

住在院子十年了，我还是首次静心观莲。因为平时总是马不停蹄，步履匆匆，无心他顾。

池中的睡莲共有两兜，一兜在水池这边，一兜在水池那边。我数了数，每兜大约二三十片圆形的叶子，浮在水面，绿绿的，亮亮的，是那样地悠闲，那样地清静。

我还发现，绿叶丛中，有嫩嫩的荷包伸出水面。这边立着三颗，那边也立着三颗，颤巍巍地在水中晃动，好像电视剧中的“宝莲灯”。这种美的意境，我用苍白的文字无法形容。猛然想到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对！这样的描写方才恰到好处。

这天是周六，难得空闲，加之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太阳慢慢地从山那边走过来，走进院子，走进池水，走进睡莲，我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，一扫弥漫心中的阴霾，亮堂起来。

阳光是有手的，只见它轻柔地抚摸着睡莲的叶子，抚摸着睡莲的荷包，抚摸着碧绿的池水，抚摸着游动的鱼儿。阳光是会说话的，只见它悄悄地对睡莲说：“醒来吧，睁开眼吧，寒夜过去了，阴霾逃走了，世界多光明啊！”睡莲听到阳光的呼唤，感受到阳光的温暖，慢慢地从梦中醒来，睁开惺忪的睡眠，露出了笑脸，和阳光热情拥抱，心花怒放。那粉红色的花瓣，围坐花蕊身边，尽情向四周伸展，在绿叶的映衬下，越开越娇艳，这就是睡莲花！多美啊！多神奇啊！

我显然是兴奋过头了，这天，我三番五次地上楼下楼，心中想着睡莲花，不停地去看睡莲花，越看越生动，越看越高兴。到了下午，接近黄昏了，太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望着阳光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池中阴暗下来，盛开的睡莲花有了心事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翌日，我起了个老早，去看睡莲，它还在睡着。等到十点，它还是没有睁眼。为什么呢？我估计是太阳没来。是的，今天空气很不好，漫天都是雾沉沉、灰蒙蒙的，有时还夹杂着狂风暴雨，飞沙走石。遇到这样的环境，睡莲就是醒着，也会装睡，因为它喜欢太阳，憎恶阴霾，任凭说啥也不会开。

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虽然中午下班后，我一般在单位吃饭和休息，但今日我想知道睡莲是否开花，毅然决定回家。走进院子，来到水池，我惊呆了！睡莲开得好漂亮，仿佛身着彩衣的美少女，在清水里洗涤，在阳光下沐浴，令人醉神迷。一连好几天，天气晴好，睡莲都是太阳出来时开花，太阳落去后闭合。真没想到，睡莲如此具有灵性，追求阳光，花期也长。它洁身自好，一尘不染，沉静安详，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品性，让人羡慕，值得赞扬！

我不由得想到有本书叫《心静如莲》，是挚友黄开林送我的散文集。这本集子我是从头到尾读完了的，深受启发。我喜欢黄老师的文章，尊敬黄老师的为人。读他的文章，学他的为人，能够让人远离喧嚣和浮躁，心归宁静。心静如莲，是一种生活追求，是一种处世方法，是一种人生境界。可是我这个人却不能免俗，内心容易被外因干扰，世界喧嚣我就喧嚣，社会浮躁我就浮躁。我觉得这是我自身的问题，修炼不够，定力不足。俗话说“心静自然凉”，想那睡莲，人们为什么叫它睡莲呢？奥妙就在这个“睡”字，在阴暗的时光，让心灵安睡，任尔风吹雨打，我自岿然不动；在晴朗的日子，敞开心扉，拥抱阳光，蓓蕾绽放。这是多么深奥的处世哲学，多么崇高的人生智慧啊！

# 颜色 (外二首)

何娟

乌鸦在枝桠唱歌  
树高处喜鹊在悲诉  
人们依然闭着眼品说  
乌鸦生来的黑色  
并不是他情愿的选择

山风吹过枯树  
落下的黄叶和蝴蝶恋爱着  
佛曰：放下，放过  
可佛又何曾舍得下  
这人间的虔诚和香火

流年似水，岁月如歌  
走过、路过，总会错过  
爱过、痛过，才能放过  
才是百转千回的底色

# 答案

番茄红了  
辣椒羡慕得脸绿了、头尖了  
嘴巴也变辣了

同一片黄土地上  
番茄红得耀眼  
这是谁都想到的颜色吧  
可谁问过番茄  
又有谁想过青椒

番茄红  
青椒绿  
太阳知道答案  
土地也知道吧

# 故乡的茶

终究你还是回来了  
在那个大雪飘飞的冬夜  
平利月湖的杜鹃花笑着  
我们也笑了  
可眼睛是灰的  
灰的再也看不到星星了

远方的游子啊  
想家就裹着风，踏着星辰  
回来看看吧

煮一壶故乡茶  
将所有的言难尽一饮而尽  
将所有的爱不释手默默放手

暮然回首  
人走了，茶还是滚烫的  
茶长成了树  
把根留下了

# 风吹秦岭 (外一首)

姜华

北纬33°的风，正在秦南搬运农时  
夏阳如雨。走进三岔河谷，满山遍野的果实，随手递来馨香，成熟而饱满。幸福、健康和满足在农人脸上，红枫一样摇曳。方言里生活，纯粹、质感、温暖

我也曾在乡村的土地上，耕耘过岁月  
多少年前记忆仿佛一夜变样。你看那些崭新的楼房，高速公路和讯号塔拓展了多少代农人的胸襟和视线  
蛛网一样水泥路，通达、宽敞  
每一条都能抵达梦想

还有那些连片桑园、药材基地，还有专业合作社、文化大院。烤酒作坊和山上养蜂人，正在给生活加蜜  
把日子碾碎。我笨拙的笔，却无力呈现这色彩斑斓的江山。唯有静静地行走  
任那些乡村巨变的果实，石头一样敲打在我身上，一下，又一下

# 初夏走梅花

恐怕穷尽你的想象，也想不到当年闭塞  
贫穷、逼仄的村子，如今这样繁荣  
开阔而饱满。仲夏，在桐木梅花村行走



父亲是在经历过一年多病痛的折磨后，于2018年农历11月2日凌晨去世的，距离他的88岁生日仅差14天。在去世前的那一年多时间里，一向强壮且好强的父亲在老年痴呆症的折磨下，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。清醒时痛苦万分，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几女，想尽千方百计要自杀，所以在他的身边，绳子、刀子、铁器等都被我们收拾了起来。那个时候，我有一有空就回家陪他聊天，他喜欢我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过去的苦日子，一讲就是半天。

父亲出生于1930年，他喜欢说，我是民国19年生的。因为他从没有走进过校门，所以记时间都是按老习惯来。父亲的命运非常悲惨，三岁那年过世，七岁爹过世，家里实在养不活他，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当学徒。说是学徒，其实就是长工。1949年解放后，大户人家被“革命”了，父亲就东一家西一家打短工度日。后来，乡里评出身时，父亲几乎毫无悬念全票当选贫协主席，接着又被选为区贫协主席。在县里缺干部时，由于父亲穷得很彻底，便被招录进了县委工部。当时父亲还一字不识，送到地委速成班学习了半年后，正式上岗。上岗没多久又被派到漩渦区公所工作，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后，结识了当地最大的一户地主的千金小姐，当时地主家正在挨批斗，千金的日子过得很凄惨。在

那个成分论很重的年代，没有谁敢追求地主千金，但父亲却主动追求起地主千金，并且很快结了婚。于是，地主千金就成了我母亲。婚后，家里没有任何财产，加之一年后，我大哥出生，仅凭父亲那点工资已无力支撑下去。恰巧这时大伯来信了，大伯解放前被抓了壮丁，后来跟随国民党部队一同参加了起义，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。大伯来信告诉父亲，新疆那边工资很高，如果家里实

印象就是两个字：“窝囊”。这并不是我贬低我的父亲，因为我的母亲很强势，家里一切事情都是母亲说了算，无论是修房子、儿女成家这种大事，还是人情门户走动、家庭日常支出这类小事，一概都轮不上父亲做主。父亲终日都在地里劳作，几乎没啥人情往来。遇到家里有什么大事时，总是抱着他的水烟袋一个劲儿地抽，默不作声。

理解父亲是在我参加工作后。那

# 写给父亲

唐继虎

在困难可以去他那里。于是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到了新疆。在新疆打拼了七八年，又添了二哥，家境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，父亲故土情结很重，就又带着母亲和大哥、二哥回到了汉阴。回汉阴后，工作没有了，住的地方也没有了，全家上下出了一人穿了一身衣服，基本没一点家当。父母虽然很勤劳，想通过艰辛努力来改善生活，但日子一直都过的紧紧巴巴，到我出生时，家里的外债都还没还清。

打我记事起，父亲给我表面的

呀，为啥不让我说？我也就随他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我回家，他都会问：又有啥文章发表了？如果拿给他一张有我文章报纸，他就马上放下手上的活仔细翻看。也是从那时起，父亲见我有一有时间便找我聊天，聊他的过往，聊他的庄稼，但从不谈自己的艰辛，也不说母亲的不是。于是我开始观察父亲，体会父亲和我说过的话，慢慢地，我发现表面“窝囊”的父亲其实很伟大；无论生活多么残酷多么艰难，父亲一直都没放弃奋斗，总是辛辛苦苦在地里勤耕苦做，为生存在生活打拼。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一直坚持送我们五兄妹读书，再苦再累都毫无怨言，也从未停歇。我们兄妹五个除了二哥没有上完学出来工作，其余的四个都通过上学考学跳出了农门，这不仅在我们村、甚至在我们整个镇上都是很少见的。

父亲在世时总鼓励我多写东西，但由于工作的缘由，2011年发表的一部小说自己带来了一些麻烦，一气之下基本很少写他喜欢看的小小说了。有一段时间回家，我怕看父亲的眼神，因为我知道父亲一直在期待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。后来为了讨父亲开心，我向他许了一个愿：一定写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。父亲听了很开心。这几年来，爹里父亲的眼神很失望，我知道，那是因为儿子对父亲的承诺迟迟没有兑现，想到这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……